

繁星

——广州作家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合集——

GUANGDONG LUYOU CHUBANSHE

前 言

岁月倥偬，广州市作家协会成立于兹已经两年多了。五羊城里花事不断，季春满街的紫荆，炎夏满池的芙蓉，金秋满园的菊花，隆冬满城的红棉。然而文艺的百花园里，工作的开展却十分艰辛。

经济上的不景气，也反映到文学艺术上来。

初生之犊体弱力薄，却具有求生存、求发展的锐气。

经过10年多的耕耘、锻炼和聚集，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广州市的作家终于初步形成队伍，创作园地上枝繁叶茂，不断获得可喜的成果。两年多来会员共出版各种专集34本，有的还是枝头红杏，在国内产生较大的影响。

作家协会的根本任务是出作品、出人才。我们认定这个目标，努力办好几件实事。

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已先后举办。然而，在经济上我们的能力实在有限得很。有幸广州作家企业家联谊会的成立，企业家们的鼎力支持，我们才能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

经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团的研究，决定：第一，资助会员作者第一本作品集的出版。资助虽然微薄，但毕竟是一种鼓励。第二，编辑出版《繁星——广州作家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集》和《花潮——广州诗人作品选》两本选集。这便是本书出版的缘由。

经过一段时间的征稿和选编，选集终于付梓。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集共编入小说13篇、散文21篇、报告文学4篇；诗歌集收了24位诗人的作品。由于篇幅有限，一些字数较多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以及一些文学类别如评论、杂文、戏剧文学未能编入，对此谨向作者表示歉意。

选入的作品，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并不一定是我们会员的代表作，但总算是在一定程度上检阅了我们的队伍。

我们希望，集子的出版能作为市作协对会员们努力耕耘的一种期望和鼓励。

广州市作家协会

1990年8月于广州

目 录

前言	(1)
----	-------

小说

在秋天，在雨夜	朱克岩 (1)
生死魂	陆 笙 (14)
绛红色的披肩	张 欣 (28)
流向远方的河水	陈燕霞 (44)
圆点	郑 毅 (58)
我等你	郑逸夫 (69)
打赌姻缘	姚瑞英 (83)
木雕舰队	陶建军 (93)
白鸽飞翔的楼台	章以武 (103)
茶鼎	黄锦鸿 (110)
灵姐	曾应枫 (119)
最大限度的合理冲撞	雷国维 (139)
青青子衿	燕 子 (156)

散文

心中的一片圣土	叶小帆 (183)
在月亮升起的地方	关振东 (192)
梅兰松竹的品格	朱秉衡 (196)
海上明月夜	李存修 (199)

泛舟大宁河·····	吴群任	(206)
海外纪行·····	何其超	(211)
蛇口的玉兰·····	陈义敏	(221)
亲情·····	陈 风	(223)
绿叶赋·····	贺 青	(226)
市声·····	柳 嘉	(238)
湄山与潮声·····	钟子硕	(242)
画鱼记趣·····	姚北全	(248)
那个朦胧的中秋夜·····	郭仲强	(252)
西苑草·····	符启文	(258)
又听春雨·····	黄 虹	(261)
邻居肥佬张·····	黄泳瑜	(264)
家住越华路·····	曹思彬	(267)
校园春色·····	梁水台	(270)
塞上散记·····	谭子艺	(274)
日出·····	黎根树	(279)
珊瑚花·····	林 杰	(281)

报告文学

冷暖自知·····	方 亮	(295)
动刀子的女人·····	朱玲君	(309)
都市里的渔村·····	林 虹	(320)
天河铁女·····	龚伯洪	(331)
假小子王玲玲·····	温俊伟	(345)

朱克岩

在秋天，在雨夜

她只觉着新鲜。那时而激越时而平缓的乐曲，那或明或暗闪烁的彩灯，那些男男女女优雅舒展的舞姿，以及坐在身边的这位谦和纯朴的舞伴，这一切无不使她感到新奇。

“哎，你不喝点什么吗？”她的舞伴轻声问。北方口音，“来罐‘健力宝’吧。”

“哦……不不……”她对他笑笑，“我不渴，谢谢……”

“干嘛说谢谢？”他也对她笑笑，“太客气了，你。”

就在这一瞬间，她和他的目光相遇了，一阵心跳，脸上好烫哪。她赶忙垂下眼睑。

他也迅速扭过脸去，再次把视线转向大厅看那些飘然欲飞的舞动着的的身影。他非常希望能在这些人当中发现妻子的笑脸。没有。他没有看到那张熟悉的脸。

她偷偷看他——匆匆一瞥。哦，高个头中年人黑红脸中年人长得不丑可又不算太漂亮。不过那两道粗眉配一双大眼把他的男子汉诱人的魅力全部显露出来了。这个男人很有点讨人喜欢，可惜她并不认识他，直到现在她也不知道他的名

字。刚才，是他主动请她出来跳舞的。她说我不会跳舞，他说你不会可以学么我也不会跳。就这样他们走到大厅中央勾搭肩地走了几步“慢三”。确切地说，他们那不叫跳舞，是在瞎蹦跶。正因为一起跳了舞，她跟他才搭上了话。

看得出来，她是个规规矩矩的女人。他猜想她是头一回到这种地方来。她长得很甜，说话轻声细语的。她压根儿不会跳舞，真不知道一个不会跳舞的人为什么要到舞厅来。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那就是她决不会是来这里寻找自己的丈夫——如果她有丈夫的话。她不会象他，花了十多块钱买张门票来舞厅找自己的老婆。

她来这里散心。听说舞厅可以使人忘却烦恼。她和丈夫只有在周末才能见上一次面，部队有纪律，规定飞行员平时不许回家，每个星期只许星期六下午回家一次，星期日晚饭前必须归营。而这个周末丈夫有飞行任务，要飞夜航，又不能回来了，她一个人呆在家里很没意思，就索性来了舞厅。她是随便来转转，并没想过要结交什么男人。可现在，她却不知不觉地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挂”上了，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议然而又是多么有趣呀！

在这个舞厅里，他没找到妻子，却意外的和她碰上了。总算没白来，十多块钱的门票没白花。和一个娴静、本份的女人坐上一段时间不是很好吗？他对她能陪着他度过这恼人的周末黄昏十分感激。要是我妻子也能象她这样陪着我坐坐该有多好。

这时，她望着他那满布忧郁的脸，猜想他是个结了婚的人，猜想他会有个圆脸蛋的娇妻，或许还有个孩子，是男孩，长得很象他，比他要白些。这些想法使她感到不安起来。要是他妻子知道我和他泡在一起，那有多么难为情哪。

她把视线从他脸上移开，她看到他的皮鞋上有一块不大显眼的灰斑，那是刚才跳舞时她踩的印子。虽然已经多次对他说过抱歉的话了，但每每看到那灰斑点她仍觉很别扭。

又是一曲终了，大厅里传出嘁嘁喳喳的说话声。空调机在嗡嗡作响。有几个人走到门口抽烟。

“这儿的空气不怎么好，”他扭过脸来，“有一股子气味，很难闻。”

“哦……是的，”她说，“是有一股子说不上来的气味儿。”

什么气味呢？是汗腥味？不象，似乎比汗腥味更浓烈。舞场的空气如此浑浊，我的那一口子还是没少往这里钻，宁可来这里闻这种怪味儿，也不愿在家呆着。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他想。我难得回家一次，你就不能在家里多等我一会儿？今天你究竟又钻到哪里去了呢？

“哎，我……”他对她抱歉地一笑，沉吟片刻，“我走了，想到外边溜达溜达。”

“是吗？真巧，我也准备走呢。”

“那……一块走？”

“一块走。”她说。

于是，两人同时起身，一前一后往舞厅门外走。

“回家吗，你？”他问。

“不……”她摇头，看看表，“才七点，天刚刚黑，我想再随便走走。”

“马路对面有个公园。”

“我正打算去公园。”

“可这么晚了，你……不怕吗？”

“怕？”她忽然抬眼直视他，“你不也到公园去吗？”

“是的。”他承认，“我是准备去。”

“有你跟着，还有什么好怕的？”

并肩穿过人行横道，他们走到公园门前。公园的大门关闭了，只留着一个狭窄的侧门。两人从侧门进到公园里边。

他走得很快，步子迈得很大。她有点跟不上。

“哎，干嘛走那么快呀？”她终于忍不住了，小声说，“瞧，你就象个军人在走队列，一二一，一二一……”

“噢……真对不起。”他放慢了脚步向她解释，“我就是这样，腿长，步子大，想慢慢走、慢慢走，可一抬腿就又走快了，真想把腿锯掉一截。”

她笑笑，没再言声。

现在，她跟得上他了。这样肩并肩的缓缓前行很长一段路。她一直低着头，怕碰见熟人。和一个根本不认识的男一道逛公园，而且是在晚上，遇到熟人怎么解释？还好，路上很少有人走动，只偶尔见到有几对情侣或坐在石椅上或站在小树下窃窃私语。整个公园显得空荡荡的。

“你夫人呢？”她突然问道，“夫人怎么不陪你一块出来？”

“她……上班了。是夜班。”他搪塞一句，忙把话岔开，“还是这里空气好，真新鲜。”

“可不。”她随声附和，“难得有这么个好地方。”

沿着弯曲的小路往前走，他们并肩走向公园的深处。周围越来越显得宁静。晚风带着花的芬芳阵阵袭来，令人心旷神怡。树叶在风的抚动下沙沙作响。夹在两树之间的路灯时暗时明，淡黄色的光线隔着树的枝叶喷洒出来，把树影投向路面，落下一片又一片参差的黑色斑点。有几只萤火虫在树丛中飞动，腹部的萤光一闪一闪，犹如飞机机翼上的夜航

灯。

看着萤火虫，她想到了在夜空航行的飞机。这会儿，她丈夫正在飞夜航。中午，丈夫从几十里外的机场打电话告诉她有夜航任务，不能回家来了，向她表示歉意。每当接到这样的电话她就感到恼火。当个飞行员的妻子多么孤苦，丈夫平时不能回家，星期六又老有飞行任务，一个月当中竟有3个周末飞夜航，她都快记不清丈夫的模样儿了。心里不痛快还不能说出来，怕影响丈夫的情绪。飞行员是不能带任何思想负担上天的，不然，稍一走神就可能出飞行事故，撞山或出别的什么意外。你不回来也好，免得又跟我拌嘴。她想，最近几个月里，丈夫老跟她打嘴巴官司。不为吃穿钱粮，就为很少过问家务事，弄得两人心里都不痛快。

再往前走，树林越发浓密，道路也越发的窄了。在小路的拐弯处，现出一块草坪，椭圆形，正中间有个花坛。

“要不要在这歇歇脚？”

“行。”她点点头。

“就坐草地上吗？”

“不……草地有蚊子，还可能有蛇，我最怕蛇。”她往前方的棕榈树下指指，“那里有个石椅，到那边坐吧。”

两人走过去坐到石椅上。都没有话。互相不了解，说什么好呢？没有话题呀。

背后，棕榈树的阔叶如一只只大巴掌，张开来，举起在他们的头顶上。路灯的光线洒落在脚下，花里胡哨的，颇似印象派画家笔下的图案。

她把身子贴在石椅的靠背上，石椅凉丝丝的，好惬意，好舒坦哟。也是秋天，也是个周末的傍晚，丈夫没回来，她一个人曾到这里来过，是来纳凉，好象就坐在这张石椅上。

可那天她觉得这里很燥热，热得人心烦意乱。而这会儿，她只觉得这里凉爽。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呢？她弄不明白。

每逢周末，只要回市里来，他都要来这座公园，到这张石椅上坐坐。由于他不能保证每个周末都能准时回来，妻子便不愿守在家里等他，不是去看电影或去逛夜市了，就是去舞厅了。他曾对妻子说过要上哪我们就不能一起去吗？妻子反唇相讥：只要你保证每个周末都回来我就在家等你一起出去。他做不到，不能向妻子保证每周都能回来。每次回来扑个空，他就来公园，和树和花和这冰凉的石头椅子对话。唉！摊上这么个不甘寂寞的老婆真伤脑筋啊……

听到叹气声她扭脸看看他。干嘛叹气？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呢？她想问问，可话到嘴边又打住了。

真想听她说点什么。她的声音软软的轻轻的，温柔、甜润，非常动听。他妻子说话的声音也跟她一样，总是轻声细语的。可他妻子却不愿在家等他，总是自己跑“单帮”。他觉得今晚能够听听这个陌生女人说点什么，总比一个人坐在这里发呆要好过些。

她看到他两肘支撑着双膝，十个指头插进发丛中不住地抓挠，眼睛望着前方的花坛，是在观赏那些花吗？

花坛一片模糊，无法分辨那些花的形状和神态，连白色的花朵也十分灰暗，象涂了一层淡黑的宣纸，只能把它们想象成花儿。

“好香，那些花。”他的双手从发丛中抽出来，往花坛那边努努嘴。

“象是秋菊。”她说，“我家里就有一盆秋菊。”

“自己培植的？”

“哪呀？”她摇头，“是我丈夫从他们单位买来的。”

“你丈夫……那花好看吗？”

“好看是挺好看的，可惜已经死了。”

“怎么会死了呢。”

“没浇水。”

“干嘛不浇水呀？”

“赌气呗。”她苦笑一下，“他说他没空浇水，我说你没空我也没空。这一赌气倒好，好端端的一盆花就那么给旱死了。”

“真可惜……”

就这么海阔天空的闲聊很有意思。她喜欢聊天，随便聊什么她都喜欢。平时上班太忙，没空闲聊，回到家又没人聊。在家里，在五层楼上的那套房子里长年住着她一个人。丈夫即使回来住上一夜，也不愿听她叨叨。从机场到市里，往往要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车小人多，得站着回来，很累。丈夫进门一句话不愿多说，吃了洗了便往床上一倒，把夫妻间要办的事办完就开始打鼾。这种时候无论你说什么，丈夫都不会听的。今天总算有人陪她聊聊了。可他话太少，总是断断续续的，象一点点的往外挤。现在，他又开始沉默了，双手交叉着抱住前胸，仰脸注视着夜空。

天转阴了，天空灰蒙蒙的。远处，不时有闪电在闪动，可能要下雨。没带雨伞，要不要找地方躲躲雨？

她看表。夜光表的指针指向八点二十。以前这个时候，她早躺上床看书了。既然没什么可谈的，何不早些分道扬镳？她把身体侧向他，准备跟他道别，然后走开，到街上买点糕点吃了就回家睡觉。但她犹豫一下又打消了走的念头。一想到自己一个人回五层楼上的那套房子里去，就感到满心

空荡荡的，有种不可言喻的失落感。和这个陌生男人坐在一起虽然无法彻底排遣心中的郁闷，但毕竟踏实多了。除此之外，似乎还有一种期待，一种企盼不时在心间涌动。至于期待什么，盼望什么，她说不清楚，没法细想。

“他……在哪里工作？”他问。没去看她，只扭动扭动身体。

“你是说我丈夫？”

“当然是……问他。”

“他是飞行员。”

“飞行员？他是飞行员？”

“飞的是歼击机。”她说。

“噢……”

“没见过歼击飞机吧？就是脑袋尖尖的那一种。”她忽然精神起来，“知道吗？这种飞机飞上天可好看呢。飞得越高越好看，银白银白的，象北方的冰雕。”

“噢……”

“这种飞机在空中拉烟更好看。”她边说边比划，“尾巴头拖着一道长长的白烟，象冰刀在冰面上划出的白道。飞机从天空飞过，蓝天一下子被它切割成两瓣。还有……”

她突然收住话头。因为她发现他又把手指插进发丛，使劲地抓挠头皮，不想听或者说根本就没听她在讲什么。

没错，他不愿听她再说什么，因为她送到了飞行员说到了飞机触动了他的脆弱的神经。她的话使他感到浑身不自在。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妻子。那女人现在会不会也和一个男人泡在一起？完全有这种可能啊……女人真是怪物，都这么不安份，都耐不住寂寞，都不愿老老实实在家呆着……

闪电。很亮的一道闪电把树梢上空的云朵撕裂成无数的碎片。紧跟着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声雷鸣，很响很清脆。

起风了。一阵凉爽的风从侧面吹过来，把她的裙子掀起。没来得及摀住，裙子的一角飘了两下，落到他面前，盖住了他的手。她的一条大腿袒露出来，雪白。没穿长筒袜。她伸手去扯裙子，无意中触摸到了他的手背。又是一道闪电。两人同时把手挪开。

“哦……要下雨了。”他讷讷地说，“我们可能要挨淋的。”

“没事。”她拉开小挎包的拉链，“我带伞了。”

那是把自动伞。她用手指一摀关节，伞就“嘭”地一声张开了。

他盯着她看。这个时候你只想到你自己。你大概不会想到那个正在飞夜航的飞行员吧？不会想到这样的天气对飞行将产生多大的影响吧？你当然不会……想到这儿，他不由站起身来。

“怎么，要走啦？”她说，“雨眼看就要下来了。”

他把双手装进裤兜默默站在她面前。他听到她说话时声音有些发颤，似有点恐惶。是啊，临进公园时她说过有他跟着她才不害怕。现在，怎么好丢下她一个人先走了呢？

“伞太小了。”他说，“我们去找个地方避避雨。”

她顺从地点点头。

两人走没多远雨就开始下起来，下得很大很急，洪流般地倾泻，眨眼功夫便把路面打湿了。雨点似机关枪射击着伞顶，发出“突突”的响声，短促而剧烈。落到伞顶的雨水很快变成银线似的细流，顺着伞淌下，溅在他们的脸上、身上和腿上。为使雨水淋不到他，她把伞高高地举起。他呢，缩脖子猫腰，尽量低些再低些，以便让她省点力气。虽都在互相照应，但两人的半边衣服和鞋袜还是被打湿了。他们越挨越

近，越走越慢。都怕自己步子太大淋着对方。

“不行，雨太大了。”他突然收住脚步，“伞还是你自己打吧。”

“那你呢？你怎么办？”

“前边有个小凉亭，我跑几步，到那里躲躲。”

“那哪行？你会被淋湿的。”她说，“我们到树底下躲躲吧。”

“也好。”他思索一下说。

他们离开大路，站到路边的一棵芭蕉树下。有了宽大的树叶的遮掩，雨点不能直接打到伞上了，但从树上流下的雨水仍不时滴落到他们身上。他们不得不再靠近些。

天空扯着闪电，响着炸雷，整个天宇一片喧嚣声。他们静静聆听雷鸣，凝睇急雨编织的银网。

惊心动魄的雷声使她感到心直发紧。她怕听打雷，怕看闪电。在家里，每逢雷雨天，她总是用毛巾被把脑袋裹得紧紧的。

他的目光始终对着积水成流的路面，看路灯照耀下的白蒙蒙的雨雾，尽可能地不去注意她。然而，从她头发里散发出来的浓郁的芳香气息却一直往他鼻孔里钻。那香气使他心潮激荡，他终于没能忍住，收回视线偷偷地端详她。她象个娇惯的孩子依偎在他胸前，头发上的水珠在灯光的照射下闪闪烁烁，如一颗颗价值连城的装饰物。她的脸很白净很生动，还有那长长的眼睫毛和薄薄的双唇……他真想吻吻她，吻她的脸和嘴唇。但这个念头只在脑海中一闪，很快就被他驱赶了。他使劲地咽了唾沫，把涌出心口的冲动压了下去。

她意识到他这会儿正盯着她看，意识到他的脸正对着她的额头，那么近，可以感觉到他脸上散发出来的温热，她只要稍稍一抬脚后跟，两张脸就会贴到一起去的。她不敢贸然

抬脚，就那么木木地站着。可她的心却在咚咚直跳，那是慌张伴着喜悦的激动。

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默默不动，始终保持着先前的站立姿态，象一根粗大的石柱牢牢钉立在芭蕉树下。

借助路灯的微弱光线，他看见她在打战，身体在瑟瑟颤抖。这是秋天的雨夜，可不是寒风刺骨的隆冬啊。

“冷吗，你？”

“不，不冷。”她使劲摇头，“我怕雷声，一听打雷就心慌。只有丈夫在身边的时候我才不怕。瞧，我就这么没出息。你不会笑话我吧？”

“不不。哪能呢……”

他的心象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隐隐的一阵痛楚，随之而来的是对她的满心的怜惜。她是多么娇小、多么柔弱啊，连雷声都怕！岂止她呢？女人不都这样吗？她们天生胆小，最怕的是孤单。她们需要男人的保护啊。可那些做丈夫的却往往忽略这一点，竟无休无止地抱怨她们，指责她们耐不得寂寞，这实在不公平！此刻，他似乎理解了妻子为什么不守在家等他回来，为什么老爱到空气浑浊的舞厅去。他对妻子的怨恨情绪也渐渐消散了。

又一声撼天动地的雷吼。

“别怕，雷雨很快就会过去的。”他说，伸出手去要雨伞，“把伞给我拿吧。来，朝我跟前靠靠，你不用害怕。”

她迟疑片刻，顺从了他的话，把整个身体向他宽大的胸脯上靠过去。那是一团火。

他一手举着雨伞，一手挽住她的肩膀，并把脸贴到她的脸上，亲吻她的脸颊和嘴唇。没有冲动，一点也不粗暴，他的吻是冷静的、也是温柔的。他觉得自己是用亲吻在抚慰一

个受了惊吓的孩子。

不再感到心慌，也听不见雷声了。她只感到倾泻而下的雨水汇聚成了一个无边的海洋，海水将她的身子漂浮起来。她犹如一片浮在水面的树叶，随着道道波浪起伏荡漾。哦，秋天的雨夜竟是这般迷人哪……

不知什么时候，雨住了，风停了，天空中透出一片青光。树叶上的残滴映着灯光悄悄地闪动，好似萤光点点。远天还有闪电闪动，但雷声已不如先前那么响了。

“走吧？”他说。

“走吧。”她应声。

踩着湿乎乎的路面，他们走出公园，走上大街。步子都迈得很快。

街道上还象白天时一样热闹。霓虹灯闪烁不时地变幻色彩；摩托、的士和各式各样的进口汽车，跑得风快；街道两边的商店里人头攒动，出出进进形同流水；收录机播放着迪斯科舞曲，尖利的声响震人耳鼓……一个喧闹繁华的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

在公园门前的马路边，他们同时收住了脚步。

他收拢雨伞，甩了甩伞上的雨水，送还到她手上。似乎还有话要对她说，但他欲言又止。说什么？无论说什么话都显得多余。他和她仍然是陌生人啊。

她接过雨伞，抬手捋捋头发。路灯太亮，照得直眯眼，象清晨起床拉开窗帘瞅见了阳光。她也确实觉得自己象刚从梦中醒来，方才发生的事只是一场梦，缥缈、虚幻，一点也不真实，包括那阵风雨以及他的吻，一切都象是想象出来的。现在，梦醒了，她又回到现实中来了。

“远吗？你家。”他先开口。